

诗词春秋

与鸟鸣共舞

■李北兰

不用发声呼唤
满院的青翠便把鸟鸣招来
“啾啾咕咕”“啾啾啾啾”
“呱呱达达”“啾啾切切”……
将大都市里宅着的半亩繁华
铺陈为一曲绿色交响诗

与旋转的翅膀同声
绿水和青山在唐诗里
蜿蜒成一阙有雨有晴的绝句
与参差的啼鸣共舞
花香和鸟语在宋词里
联袂成一个有声有色的成语

这诗里的韵律
能飞、能舞、能婉约、能奔放
能牵来云雾，能捧出日月
如果说繁华是大都市的标签
这像雨点般播洒的脆爽
则是标签里绽放的“只此青绿”

诗书里渗出的底蕴
使满院的青翠随之涨潮
淌过栅栏，穿越时空
在繁华里漫延成一片灵动的春水
登上高楼的鸟鸣开花开朵
把都市的天空弹奏成树的节日

碚城记忆

工贸商店服务“三线”

■万启福

1965年左右，北碚迁进一批三线建设厂，如川仪总厂、红岩厂、浦陵厂、四川灯具厂等。川仪总厂辖十七八个分厂，散布广，有的在歌马、青木关，有的在澄江、水土……

当时北碚区财贸部门在三线厂设了工矿贸易商店，北泉三花石及歌马野猫岩这两个地方的店较大。大，即意味着货齐全，有俏货。

野猫岩那个地方的店后来发展成工矿贸易公司。这个商店主要为红岩厂、光学厂、转速仪表厂、试验设备厂服务。红岩厂有三千随迁职工，还有几千家属，绝大多数是无锡人，有一部份是上海人。仪表厂的上海人也多。

工矿贸易商店经营门类相当齐全，百货、五金、文具、理发、餐馆皆备，最吸引人的是它的百货。因为是为三线建设服务的，分拨的物资多，进货渠道更广，经销的

那些百货不少来自苏州、无锡一带，主要还是来自日用工业兴旺发达的上海。一提上海货，人们的眼睛就放光。那时，许多百货商品都是凭票供应，除了地方配发的工业卷、号票之外，大的厂矿企业还会自制票证，而且只有内部职工有份。

凭票供应的东西多，如毛线、棉布、华达呢、凡立丁、涤棉布、腈纶混纺，这些陆续问世的新品种虽然没凭票供应，但市面供货数量很少，花色品种不行，恰恰工矿贸易商店隔三岔五有货。

歌马与北碚相比，是个小地方，但工矿贸易商店供应的百货花色品种之多、质量之好，也令北碚人羡慕。北碚人常去野猫岩与三花石扫货，设号票买大件，百雀羚也会买两盒。

一次，野猫岩的工矿贸易商店新到了一批上海毛线，花色众多，琳琅满目。消息传开，一浪一浪的人涌向野猫岩。这些人

自然以妇女为主，她们从北碚城区，从歌马的街上、白鹤林、大磨滩、大石盘，从邻近的兴隆场、土场、凤凰桥、青木关、陈家桥乃至璧山的大路、八塘、临江赶来，涌到野猫岩，把手上的钱票全用光。买到好花色毛线的女人脸泛彩光，把毛线拎在手上，领受无数路人羡慕的目光。而买凤凰牌自行车、永久牌自行车、蝶花牌缝纫机、上海牌手表这些凭票也难买到的俏货，则几乎是悄悄进行的。

这种争相购买俏货的局面，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才潮退。不过，那时也有俏货，比如12英寸、14英寸的飞跃牌黑白电视机。

印象中，九十年代初，给孩子买双星牌运动鞋，跑到解放碑也没买到，最后在三花石的工矿贸易商店见到，掏光身上的钱，买了几双。之后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工矿贸易商店的光环逐渐消失。

山水之乐

夕阳下的沙河

■秦至

来到沙河的时候，已是傍晚时分。夕阳的余晖映在水面上，微漾的涟漪泛起红晕，仿佛美人饮醉后娇羞的脸庞。空气中弥漫着炙热的气息，路边的野草也都蔫头耷脑的没了生气。

只有那一直向东湍急不息的水流，仍旧奔涌向前不知疲惫，让人生畏。流水划过藏匿于深处的石头，激起层层莹白的浪花，仿佛一朵朵沁着馨香的茉莉点缀在翠叶绿枝间。在一天即将终结的时候，眼前的这条河仍然一往无前，仿佛它的世界已被阻隔在时间之外。

河岸边停着快艇，买了票，我和家人便迫不及待地想去体验一番。快艇劈开波浪快速前进的时候，我仿佛变身成一条鱼，贴近了河流的心脏，恍若能听见它的心跳声。波涛翻涌成一座座连绵起伏的山丘，升起与降落瞬间，心也随之涤荡。水花飞溅到头发上，脸上，顺势滑下，模糊了双眼。我刚

用手抹掉水珠，另一朵浪花又趁机打在脸上，如此往复，停留在皮肤表面的热气被带走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阵接着一阵的清凉。置身在这浩渺无边的水面，顿觉自己如沧海之一粟，渺小而卑微。所有的俗欲欲望皆被淹没，清明的心境愈加明朗。

上岸后，我们准备越过河岸边的浅水，到河中央的沙渚上野餐。到达野餐的位置，夕阳已悬在半山腰，河面上还残留着桔红色余韵，只不过已被哗哗的流水冲刷得惨淡无光了。我们在平整的空地上摆好简易的方桌板凳，迎着温暖的晚风，听着绵密的水声落座。在这四面环水的一方小小天地里，品尝美食，把酒临风，说不出的惬意，时光也仿佛在这一刻停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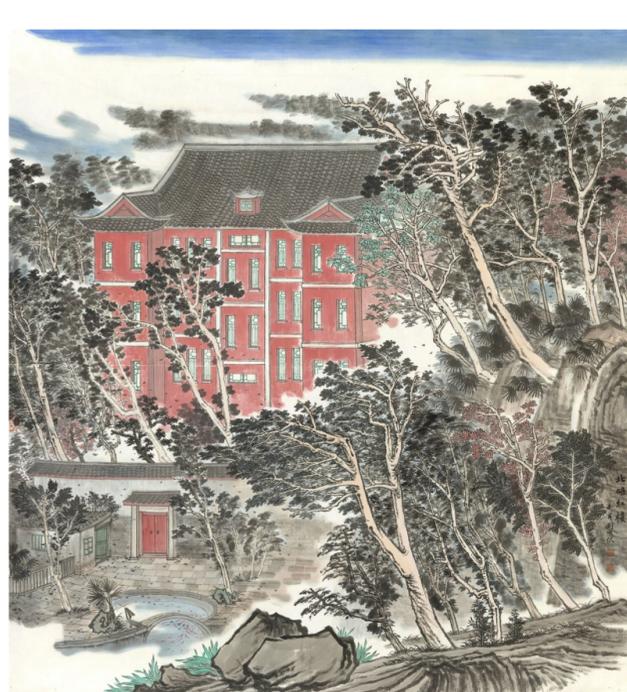
不远处的野草丛里，时不时地会飞出几只白鹭，脚底轻轻地划过水面，留下清丽可人的背影后，消失在另一边的草丛里。我不禁想，它们才是这条河流真正的主人，而

我们，只不过是来去匆匆的过客。那水天一色的景致，只攫一寸放在心间，便足以支撑起关于一个夏天的美好记忆。

女儿吃完饭蹲在河边捡石头，每捡起一块都会扭头问我：“好看吗？”我仔细端详那纹路细腻，色彩斑斓的石头，点头说：“好看。”后来她跟着她爹下了水，蹲在河里摸石头，打水花，爷孙俩身上镀了一层微弱的橘色的光，恍若从水面升起的一幅油画，有湿漉漉的清香。

不一会儿，她就捡了一把形状各异的石头，并把它们放在口袋里，说要带回家。我看着无比满足的女儿想，也许她带走的不仅仅是石头，而是整条河送给她的满心欢喜。

离开时，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，四周黑漆漆的一片。远处有点点光亮，还有野餐的人们尚未离去。我们悄悄地带走一把石头，把水声留在了暗夜里。



《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旧址群——红楼》刘成侃/中国画

佳作赏析

岁月处处皆风景

——读陈利民散文集《在岁月中旅行》

■何军林



已，相当于不经意间拈到的一根细细的豆芽菜，放在嘴里嚼嚼嚼，总比嚼空气好。前不久，几个文朋诗友相聚，席间，资深媒体人利民兄就时不时地扯上文学，让庸常的扎堆喝酒多了那么点文气味，或者说文雅味。

利民兄虽年近六旬，却依旧童心未泯，他依然对文学充满热情，或者说对文学初心未改。他与我不仅同为媒体人，也算是相熟的文友，更是南充家乡人。我们已认识多年，作为文人虽然都属于默默无闻的那种，但不妨碍我们相互勉励、相互欣赏。利民兄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（现西南大学）汉语言文学专业，从事编辑记者工作三十多年，曾在《中外交流》杂志社、《人民日报·大地》月刊、新华社重庆分社、中国经济时报、重庆日报等新闻媒体工作，著有诗集《朝北的屋子》《树下的人和马》，以及散文集《冬天很远》等。

谈文学不如看文学作品，这是一向秉持的观点。利民兄似乎早有准备。我们在感叹一番人生岁月，又谈论了一番文学后，他便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他的散文集《在岁月中旅行》（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，由著名文艺评论家，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、博士生导师王本朝先生作序），我同样小心翼翼地接过这本看上去颇为厚重的散文集，并在第一时间随手翻看，以示尊重。因为，对任何一位作者而言，其作品无论质量优劣，其创作精神是难能可贵的，写作是心血的凝聚，理应得到尊重。

其实，我当时没有强烈阅读的欲望，因为我经常收到各种各样自费出版的书籍，根本读不过来，只是应景般随手一翻。但我猛然在该书扉页看到了这样一段话：“人生

就是一次在岁月中旅行，只有岁月记录我们深浅的脚印和江湖的传奇。我们曾经真实的表情，会在移动的时间里消失殆尽，美好的回忆沉淀下来，让时间历练，让历史积累；一切无法从头开始，欲再次展翅高飞，只是回忆岁月的梦。”心头某个地方被触动了一下，心想，这也许是一本值得阅读的书。于是便带回家中于灯下翻阅。

《在岁月中旅行》看似厚重，其实文字并不多，共收录短文50多篇，并配有利民兄的一些摄影作品。我猜想，这可能与作者的记者身份有关，他可能更希望有图片作证，图文并茂，不至于产生阅读疲劳。散文集分为“人在旅途”“人物素描”“人生感怀”三个部分，各有侧重，沿着“岁月”这条线索书写不同的“风景”。

在“人在旅途”部分，写的全是游山玩水，确切地讲就是各地游记。利民兄到底是记者，游历甚广，大江南北，说走就走。他去了古城丽江、西藏高原，走了内蒙古大草原，拜访昭君墓、大汗陵，还到山西会馆走了个遍，去了中原洛阳、湖南张家界，当然，没忘闲游重庆本土的小南海、四川内江的西林寺等名胜古迹。正所谓“结缘一方水土，感受一方文化”，穿行东西南北，他有身游，有心游，更有神游。这些旅途中看到的风景，最终变成了他笔下的风景。“丽江，在历史之上建筑历史，在生活之外渲染生活，在风情之中展示风情，在自然之内超越自然。”他在《感受古城丽江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她是我梦开始的地方，也是梦到达的地方；她使我的生命完成一次完美的自我超越……感受古城丽江，勇者从容，智者淡定，仁者慈悲。”从中不难看出，作者的兴趣并不止于“游”和“记”，更在乎内心的真切

感受，正所谓“触景生情、生感”。

在“人物素描”部分，利民兄写亲情的厚重与愧疚，写人生的变幻与奇遇，写朋友的逸闻趣事，也写交往或造访张贤亮、傅天琳、徐展堂、王志文、方凤富、陈元虎、卢德龙等名家，有的让人感动，有的让人感喟。他也写普通人、他熟悉的人，如他的父亲和弟弟。他在《父亲的生日酒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关于饮酒，我记忆之中的父亲从不贪杯，铜钱般大小的酒盅，常常喝三五盅足矣。”简单，直接，父亲的形象跃然而出。他在《四弟在深圳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我佩服四弟的正义之举，我想他在深圳经风吹雨打后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，一个重庆的好男儿。”写得明明白白，直抒胸臆，慈父之爱，兄弟之情表达得真切感人。

在“人生感怀”部分，与其它两部分的文章相比，内容似乎要繁杂一些，也可以说更丰富一些，如同繁杂的人生。利民兄把在生活中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思、所想变成一篇篇短文。所谓“感怀”，常常让人想到“沉重”一类的字眼，但他笔下的“感怀”读起来却是另一种味道，只是觉得有意思或者有意义。

准确地讲，《在岁月中旅行》不是一本厚书，也不是一本大书，它更像是一部小品文集子，其目的是“以小见大”。很明显，利民兄走的是一条简短、精粹的路子，篇幅短小，文字简练，图片支撑，但简短并不简单，而是有趣味、有力道。正如他日常生活中的样子，没有夸夸其谈，也没有道貌岸然。他一直守护着属于自己的一种本真，属于自己的一种简单，因为在这些文章里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人生平凡的岁月和人生简洁的风景。